

邯郸之战 大国的热血和觉醒(下)

——《春申君传奇》⑨

沈国冰

六年,秦国邯郸,赵告急楚,楚遣将军景阳救赵。七年,至新中,秦兵去。

——《史记·楚世家》

秦国邯郸,赵国向楚国求救,同时向魏国求救。

向楚国求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平原君赵胜和春申君黄歇交厚。

向魏国求救,除了平原君赵胜和魏信陵君魏无忌交厚,信陵君还是平原君的亲妹夫,还有就是赵、魏同属三晋,同根同源,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盟国。

楚国已经出兵,黄歇率领的八万楚军正在星夜疾进邯郸。

但是,晋鄙率领的十万魏军,却驻屯不前。

1.侯嬴之计

平原君赵胜给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写了一封十万火急的求救信。

精锐骑士冒死突出邯郸重围,把这封信送到了大梁信陵君的手里。

“我之所以主动把妹妹嫁给公子,是因为公子品德高尚、富有正义,总是能急人之困。”平原君赵胜在信中写道,“现在邯郸危在旦夕,可是晋鄙将军所率十万魏军援军却观望不前,这难道就是我不平相托的本意吗?”

接到平原君赵胜的十万火急求救信,信陵君数次请求魏安釐王下令晋鄙进兵救赵,但是魏安釐王都不同意。

因为,秦昭襄王早就派出使者,明确通告魏安釐王:如果魏国敢出兵救赵,秦军攻下邯郸后,即攻击魏国。

魏安釐王最大的顾虑,还是来自秦国。

信陵君说:“我不能辜负平原君,因而背上见死不救的不义之名。”

既然说服不了魏安釐王,也搬不动晋鄙之兵,信陵君决定只身奔赴邯郸,和平原君一起赴死。

门客们知道后,一千余人愿意和信陵君一起去邯郸赴死。

信陵君带领百余部战车、一千余门客,出发了。

经过大梁夷门(东门),信陵君与侯嬴辞别。

侯嬴说:“公子好自为之,我年纪大了,不能与公子同行,公子不要责怪。”信陵君一直看着侯嬴,但是侯嬴再也不说话。

信陵君心里很不高兴,继续出发。

离开大梁,前行大约十余里,信陵君越想越觉得侯嬴的举动实在令人费解。

信陵君和侯嬴是忘年之交,信陵君从不嫌弃侯嬴地位低下且年老,对侯嬴极尽尊崇之礼。

侯嬴明知信陵君此去邯郸,不仅救不了邯郸,可能连自己的性命都得搭进去。可是侯嬴不仅不加以劝阻,而且还那么冷漠淡定。

如此反常,必有隐情。

想到这里,信陵君让车队原地待命,他自己独自引车返回。

果然,侯嬴正站在夷门口等待着信陵君。

“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所以,我一直在这里等着公子。”侯嬴笑着说,“公子养门客数十年,这些门客不仅不能为公子出谋划策,反而和公子一起去邯郸白白送死,如同拿肥肉投食饿虎,公子要这些门客有什么用呢?”

信陵君说:“我也知道这样去邯郸,是作无谓的牺牲,但我与平原君交厚,既然我无法救赵国,我也不愿意独自苟活。先生可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侯嬴说:“我有一计,公子只要愿意依计而行,保证能夺得晋鄙之军。公子可率晋鄙之军前往救赵,此五霸之功!”

2.窃符救赵

如姬是魏安釐王的一个宠妃。

如姬的父亲,不知何故被人杀害。

如姬多次哭着哀求魏安釐王,帮她找到杀父仇人,她要报杀父之仇。

魏安釐王可能奔忙于政务,也可能没有把如姬的哀求放在心上。

三年了,如姬都没有找到杀父仇人。

信陵君无意间听说了如姬寻找杀父仇人的事情,他决定帮助如姬了却悬于心间三年未决的这块心病。

信陵君花费重金,派门客遍访大梁,终于找到了杀害如姬父亲的那个仇人。

信陵君门客斩下如姬杀父仇人的头,献给如姬。

如姬感动得泪如雨下,在信陵君面前长跪不起,发誓说:“今君报如姬杀父之仇,如姬无以回报。如有一日,公子有难,如姬愿为公子舍身赴死!”

当时,秦军围困邯郸近两年,列国为之侧目。

赵孝成王多次派遣使者,向魏安釐王求救。

赵、魏原本同根源出,魏安釐王既不想得罪赵孝成王,更不敢惹怒秦昭襄王。

于是,魏安釐王以晋鄙为大将,率领十万精锐魏军,屯驻于魏、赵边境,观望不前,这样既不得罪赵孝成王,也不惹怒秦昭襄王。

魏安釐王将晋鄙大军的兵符一分为二,一半由晋鄙所持,另一半由魏安釐王本人持有。

魏安釐王有诏令,只有兵符合二为一,才能调动晋鄙大军。

魏安釐王所持有的一半兵符,秘密存放于寝宫卧室,只有如姬有机会接近。

信陵君请求如姬把魏安釐王的兵符偷出来,也深知此事的风险极大,非同一般,涉及如姬身家性命。

但是,如姬毫不犹豫地告诉信陵

君:“公子有命,即便让如姬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一天晚上,魏安釐王夜宴喝醉了,如姬趁魏安釐王酣睡之际,偷偷拿出兵符,交给了信陵君。

信陵君持魏安釐王兵符,和朱亥一起,前往晋鄙军营。

晋鄙的警惕性很高。他见信陵君只身前来,虽然持有魏王兵符,但毕竟十万魏军精锐,魏安釐王怎么连一封信信都没有呢?晋鄙心中充满了怀疑。

合符无误之后,晋鄙却并不交付兵权。

信陵君问晋鄙,为何不交兵权。

晋鄙直言,准备向魏安釐王禀报之后,再向信陵君交付兵权。

朱亥一怒之下,锤杀晋鄙。

信陵君夺得晋鄙之军。

3.会师邯郸

信陵君率领十万魏军,在夜色中开拔。

信陵君望着北方的星空,想起平原君赵胜信中所言:“邯郸城的每一块砖,都浸着赵人的血;每一片瓦,都刻着赵人的骨。”

此刻他手中的兵符,不再是魏王的权威,而是邯郸百姓的生死。

邯郸城外的洹水滩,黎明前的黑暗最浓。

春申君率领的楚军列阵,戈矛如林,“楚”字大旗在夜风中猎猎作响。

信陵君率领的魏军骑兵整装待发,马蹄踏踏薄冰,发出细碎的脆响。

“报!秦军粮道已断!”探马的声音里带着兴奋。

春申君望向对岸,只见火光起处,赵军的“赵”字军旗在城头飘扬。

他忽然听见身后传来骚动,回头望去,只见楚国的军卒们解下自己的干粮袋,递给赵国的伤兵——这些粮食,本是他们留着归途用的。

“将军,该击鼓了。”大将景阳按住剑柄。

春申君黄歇点头,忽然看见北方天际泛起鱼肚白,那是即将破晓的征兆。他拔出剑出鞘,剑身映出他的染霜的鬓发。

战鼓声响彻洹水两岸。

楚军的弩箭如暴雨般扑向秦军壁垒,信陵君的铁骑从东侧突入,马蹄践踏处,秦军的鹿角阵土崩瓦解。

春申君的战车碾过秦军的拒马,忽然看见前方信陵君正与秦将王骘交锋,朱亥的铁锤上下翻飞,竟将秦军的青铜大戟砸断。

平原君赵胜和大将廉颇率领的赵军,突出邯郸。

只见邯郸城门大开,无数邯郸百姓举着火把、菜刀、农具,如同洪水般涌出,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一个赵国老妇人挥舞着菜刀,砍向

一个秦军士卒,被秦军士卒的矛戈刺穿胸膛,她却仍用牙齿紧紧咬住秦军士卒的手腕,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杀——”春申君挥剑斩落秦将头颅,秦将的鲜血喷溅在战车上的“楚”字大旗上。

当楚国的士卒为赵国百姓挡箭,当魏国的官员为赵军伤兵医治,当赵国的孩童抱着楚军的粮袋大哭,三国的界限,正在鲜血中消融。

秦军溃败,邯郸解围。

楚、赵、魏三国合兵,由春申君黄歇统一指挥,乘胜追击秦军。

秦军大败,折损一半。

4.热血觉醒

邯郸解围后的第七日,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三人站在洹水之畔。河冰初融,浮冰撞击着岸边的巨石,发出清脆的声响,如同当年函谷关前六国合纵时的钟鸣。

“当年苏秦佩六国相印,合纵抗秦,却因人心不齐而败。”平原君望着东流的河水,声音里带着劫后余生的怆然,“今日我们靠的不是相印,是二十万将士的血,是百万百姓的血。”

信陵君解下佩剑,插入河边沙地:“无忌窃符杀将,罪当万死。但看到邯郸的孩童们,能在楚军的营帐里喝上热粥,便知此罪,值得。”

春申君握住两人的手,掌心的老茧相互摩擦:“诸位可听见,邯郸的童谣变了?‘楚魏赵,合纵剑,斩秦妖’——当列国的孩童都懂得合纵,便是大国的觉醒。”

春申君从怀中取出那份浸透血迹的盟约,楚王的印玺、魏王的朱批、赵王的玉押,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忽然,远处传来孩童的笑声,几个赵国少年正围着楚国的伤兵,听他讲述郢都的桃花。

“等打败了秦人,叔叔带你们去看楚国的云梦泽,那里的荷花比邯郸的雪花还美。”伤兵的声音带着笑意,却藏不住眼底的泪光。

微风掠过洹水,透过战甲,掀起三人的衣袂。

春申君望向远处,劫后余生的邯郸城,虽然千疮百孔,然而断壁残垣间,却有炊烟飘荡。

那些在战火中逝去的灵魂,那些在绝境中迸发的勇气,终将化作史书上的寥寥数语,却在每个亲历者的心中,刻下永不磨灭的印记。

洹水汤汤,东流入海。三个背负着国家命运的男人,在血色残阳中许下誓言:只要六国的热血未冷,强秦的铁路,终难踏碎这用合纵构筑起来的铜墙铁壁。

而这段被鲜血浸透的历史,终将在千年后,依然闪耀着永不熄灭的光芒。

楚国,觉醒了。

楚文化大家谈（第四季）征文

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

晏昌贵《楚国都城制度再认识》(《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认为,“由于寿春在先秦时期地处南北肥

水汇聚之地,楚在此设‘肥县郢’;又由于‘皮革、鲍、木之输’,因而有‘寿春府’之设”。这不仅在传统的先秦寿县地名“州来→下蔡→寿春”的沿革中增加了“肥县”环节,同时又为寿县充实了至少158年的楚国别都历史。按照作者

“肥遗”与“肥县”

1994年8月,在河南省新蔡县李桥镇葛陵村楚平夜(舆)君成的墓中发现战国楚简1571枚,专家对其中编号为甲三240竹简上的文字“肥□”释读有两种意见,主体意见是“王自肥遗郢徙于郢郢之岁”,不同意见是“王自肥遗郢徙于郢郢之岁”。“遗”是“还”的繁体字,简文说的是楚悼王时期的一次迁都相关纪事。

前者释读的“肥遗”作为地名并未在传世典籍中单独出现,而在清华简《楚居》中曾两次出现:第一次是公元前479年,白公胜叛乱,楚惠王逃至湫郢避难,将湫郢改名为肥遗(“白公起祸,焉徙襄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第二次是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贵族大臣发动叛乱,受楚悼王重用并主持变法的吴起伏尸哭灵,被叛乱分子射杀,箭矢伤及楚悼王遗体,初继位的楚肃王只得迁居肥遗(“中谢起祸,焉徙襄肥遗”)。春秋淝邑在今湖北省钟祥市丰乐镇境内,学界普遍认为,由湫郢改名的肥遗亦应在该地。

后者释读的“肥遗”通过古代音韵学也辗转与地名“肥县”产生关联。《楚国都城制度再认识》的作者将转换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将“遗”通假为“襄”。“古文字‘遗’与‘襄’均为匣母元部字(笔者按:指上古汉语中声母为匣母、韵部属元部的汉字),可以通假”;第二步是将“襄”转换为“县”。查《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释“襄内”：“京都周围千里以内。《穀梁传·隐公元年》:‘襄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释文》(笔者按:指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襄,音县,古县字’。”通过两次转换,“肥遗”被释读为“肥县”。

作者认为,“葛陵简中的‘肥县郢’即指‘肥县’境内的城邑,其地很可能就在今寿县一带”,依据主要来自对《史记·货殖列传》“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和《汉书·地理志》“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这两段文字的解读。古人一直将“寿春”和“合肥”并列为两个地名,作者通过推证认为,《史记》的“合肥受南北潮”是指寿春在肥水的汇合处,而接受了来自南北两面之‘潮’,而不能把‘合肥’当作地名”。

安徽省境内有四条淝河。东淝河和南淝河都发源于江淮分水岭,东淝河是淮河支流,北流至寿县古城东注入淮河,南淝河则南流注入巢湖;西淝河和北淝河都是淮河北岸支流,西淝河古称夏淝水,在凤台县破山口注入淮河,北淝河在怀远县境内注入淮河。战国时期,代表南湖的东淝河与代表北潮的西淝河合于寿春附近,这就是作者理解的“寿春合肥”之意,很有道理。

楚“大府”与“寿春府”

楚寿春府是一个官署机构,与两宋时期两次在淮南短暂设置的地方行政区域寿春府不是一个概念。楚寿春府见于战国《寿春府鼎》,此鼎于1964年被天津博物馆收藏,打开该馆官网,进入文物典藏页面,藏品年代选择战国,藏品类型选择铜器,可检索到“战国寿春府鼎”图片,其得名源自鼎盖上镌刻有“寿春府鼎”四字铭文。2025年元旦,天津博物馆举办“天开一统——秦汉文物主题展”,全国11个省市的16家文博单位近400件(套)秦汉文物精品集中亮相,寿春府鼎是其中之一。

淮南市谢家集区杨公镇楚幽王墓(李三孤堆)于民国时期两次被盗,损失惨重。据《淮南概览》(黄山书社出版)资料,楚幽王墓出土青铜器中,“重要大件200余件,其中有铭文字者30多件。这些文物大多流落海外,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有少量收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鼎、豆、缶、盥、勺、量等共8件;故宫博物院收藏有鼎、簠、缶、盥、盘、盥等共9件;天津博物馆、辽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都有少量收藏”,因此寿春府鼎可能出土于楚幽王墓。

1959年,寿县寿春镇邱家花园曾出土战国青铜器错银卧牛青铜镇,因腹部刻有“大府之器”铭文,俗称“大府铜牛”,属国家一级文物,原件已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根据《周礼·天官·冢宰》,“大(太)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人,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大意是,“大府”负责掌管四方向王室进贡的“九贡、九赋、九功”等“货贿”,并将其分拨给负责收藏以待用的各府。

根据对“寿春府鼎”“大府铜牛”以及刻有相似铭文青铜器的考释,中国考古专家郝本性先生在《试论楚国器铭中所见的府和铸造组织》中推论认为,楚国的“太府设于郢都,而‘寿春府’则系地方的府库,是楚王兴建的离宫别馆相关的仓储机构,与中央的大府不同”。据《史记·楚世家》,公元前241年,“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这是“寿春”在史书中的明确记载,而“郢”则是楚国都城的专用称谓。寿春府鼎不称郢而称寿春,说明此器应制造于楚国迁都寿春之前,也间接说明楚国迁都之前寿春已经成为地名,且楚王已在寿春建有离宫别馆,可见这时的寿春已成为楚国的别都;大府铜牛不称寿春府而称大府,说明中央的大府已迁至寿春,间接说明此器制造于楚国迁都寿春之后。

肥县与寿春府设置

说到肥县与寿春府的设置,先得说说州来之地的归属变化。州来是淮夷方国,建国于西周初期。公元前622年,楚灭六国(今安徽省六安市境内),州来国大约于此时沦为楚之属国。吴楚战争爆发后,州来归属反复变更:公元前584年,“吴入州来”,归吴;公元前538年,楚“然丹城州来”,归楚;公元前529年,“吴灭州来”,归吴;公元前523年,“楚人城州来”,归楚;公元前519年,“吴人伐州来”,归吴。

公元前493年,在吴国协助下,蔡昭侯迁都州来,更名下蔡。历蔡成侯、蔡声侯、蔡元侯、蔡侯齐,于公元前447年为楚所灭,此后州来(下蔡)一直归楚。楚青铜器鄂君启车节“适高丘、适下蔡”铭文和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感阳城,迷下蔡”赋文说明,蔡国灭亡之后,下蔡地名一直沿用至战国后期。

先说说肥县设置问题。杨宽《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指出,楚国“有许多县是灭亡边境附近的国小之后改建而成;也有不少是利用原来边境附近小国的旧都改建而成”。按此惯例,楚国灭蔡之后应设置相关县邑。但蔡国原建都于河南省上蔡县和新蔡县,楚灵王灭蔡时,曾在在上蔡设过蔡县。楚平王恢复蔡国后,蔡国迁都新蔡,蔡县当即撤销。蔡昭侯迁都下蔡后,上蔡和新蔡皆纳入楚国疆域,楚国或恢复原蔡县建制。楚国灭蔡后,需在下蔡地区设县,因境内已有蔡县,故晏昌贵考释的“肥县”可能在此背景下产生。

再说说说肥县郢问题。根据尹弘兵《楚郢都与中国古都的早期形态》,葛陵楚简出土后,学界对“郢”的主体意见认为,“‘郢’不是一个固定地名,而是武王之后楚国王居的通称,犹西京、东京之‘京’”;还有意见认为,“只有正式的都城才单称‘郢’字,其余在‘郢’字前冠以地名称‘某郢’者则为别都”。

楚灭蔡时,越国已灭吴,这样肥县就成为杨宽所言的与越国接壤的边境县。杨宽还认为,楚国有一种县“是直属于国君的别都,具有边防重镇的作用”。联系起来理解,可以认为楚灭蔡以后,最初是在下蔡地区设置肥县。最晚在“王自肥遗(即肥县)郢徙于郢郢之岁”,肥县郢已成为楚国别都,楚悼王曾居肥县郢,后从肥县郢迁至郢郢。经专家考证,是岁为楚悼王四年,即公元前398年,说明楚考烈王迁都寿春(公元前241年)之前,寿春地区至少已有过158年的楚国别都历史,或曾在楚悼王即位初期作为楚国王居之地。

至于楚悼王所迁郢郢,地望所在至今不明,仅尹弘兵《楚都纪南城探析:基于考古与出土文献新资料的考察》归纳,就有河南省商丘市的古斟寻、湖北省黄梅县西南的汉寻阳县、当阳市的季家湖古城、潜江市的黄罗岗城址(楚王宫遗址)、荆州市的纪南城遗址等五种说法。

关于后来肥县郢何时改名寿春邑,寿春府又何时设置,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延伸阅读】

公元前259年,长平之战的硝烟尚未散尽,秦昭襄王挟大胜之威,先命王陵、再命王骘率领二十余万秦军精锐兵临邯郸城下,赵国危如累卵。

这场持续两年的围城之战,不仅是战国后期最具转折意义的战役之一,更在诸多历史人物的命运轨迹与列国关系的重构中,埋下了改变战国晚期政治格局的伏笔。

其中,春申君黄歇的抉择、秦楚关系的微妙转向,以及战国局势的深层震荡,皆在此战中显现出清晰的脉络。

黄歇的破局之举:从文臣到武将的转身

当邯郸城在秦军铁蹄下战栗时,楚国的决策成为左右战局的关键变量。而促成楚国最终出兵的核心人物,正是在秦国陪伴太子熊完为质十年的春申君黄歇。作为楚考烈王熊完的至交与辅臣,黄歇早在咸阳为质期间,已深刻洞悉秦国“远交近攻”策略的锋芒。他曾以《谏昭王书》(又名《上秦王书》)力陈秦楚“善不可失,时不可疑”的利害,成功阻止秦军攻楚。

邯郸危机爆发时,赵国平原君赵胜赴楚求援,而真正推动楚考烈王下定决心的,却是黄歇的战略眼光。

他清醒地认识到,若赵国覆灭,秦国下一步必将兵锋转向楚国,所谓“赵亡则楚孤”。

公元前257年,黄歇亲率八万楚军,与信陵君魏无忌、平原君赵胜组成三国联军,于邯郸城下与秦军展开激战。

楚军主力突破秦军南线壁垒,配合魏赵联军内外夹击,最终迫使王骘败退河西。

此役中,黄歇以军事行动打破了秦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邯郸之战 历史暗线中的回响

黄歇的政治智慧与军事才能,使楚国在沉寂多年后再度成为诸侯合纵的核心力量,其个人声望亦达至巅峰。

秦楚关系的冰与火:从“连横”到对峙的转折

邯郸之战前,秦楚关系经历了从血仇到短暂无缓和的复杂演变。

公元前278年郢郢之战,白起攻陷楚都郢城,焚毁楚宗庙陵寝,迫使楚国迁都陈城,两国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然而,秦昭襄王为分化六国,通过联姻、会盟等手段拉拢楚国,太子熊完入秦为质,与黄歇共度过十年人生质涯。这种脆弱的“连横”关系,在邯郸之战中被彻底打破。

楚国出兵救赵的举动,意味着其正式放弃对秦妥协政策,重新回到合纵抗秦的阵营。

战后,秦昭襄王虽未立即对楚用兵,但两国使节往来锐减,边境冲突时有发生。

秦楚双方关系已降至冰点。

这种对峙状态为后来嬴政亲政后大规模攻楚埋下伏笔——其根源亦可追溯至邯郸之战后秦楚信任基础的彻底崩塌。

值得注意的是,黄歇在战后仍试图修复楚秦关系,曾派使者入秦提议“共分天下”,但遭到秦相范雎的冷遇,这表明两国战略矛盾已无法调和,唯有以武力一决胜负。

战国局势的多米诺骨牌:从均势到失衡的临界点

邯郸之战如同一枚投入湖面的巨石,在战国后期的政治版图上激起连锁反应。

对秦国而言,这是自商鞅变法以来首次遭受的重大挫败,辉煌战绩被“丧



寒雪凝轂,千古一瞬 张有杭 摄